

音魂掠影

刘伟馨

怀着崇敬和激动的心情,推荐这部纪录片《音魂掠影》。电影主角恩尼奥·莫里康内,意大利著名音乐大师,尤其在电影音乐领域,贡献非凡。他1928年出生,2020年去世,一生中,为500多部电影配乐。假如你是一个影迷,一定不会没有看过他配乐的电影。有无数和他合作的导演及影片,这些你不会陌生:赛尔乔·莱昂内执导的《荒野大镖客》《黄昏双镖客》《黄金三镖客》《西部往事》《革命往事》和《美国往事》;朱塞佩·托纳多雷执导的《天堂电影院》《海上钢琴师》和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;贝纳尔多·贝托鲁奇执导的《1900》等。他是电影音乐领域的传奇。

这部纪录片,由朱塞佩·托纳多雷历时五年拍竣。他记得,当年拍《天堂电影院》,初出茅庐,而莫里康内早已声名远扬,却对他平等相待。现在,他把对莫里康内的尊崇和感激,全融合在影片这一帧帧画面里。朱塞佩让莫里康内面对镜头,讲述自己70年的音乐生涯;各路人马,比如作曲家、导演、歌手等的插叙,从各个角度聚焦莫里康内;大量原始电影片段呈现,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,所有影迷往日观影的回忆,会顷刻融入到熟悉的音乐中去。

莫里康内原来想当医生,父亲以前吹小号,7岁那年教他高音谱号,解释音符以及五线谱的位置,11岁就让他开始学小号。小时候,他曾跟着一个管弦乐队,经常穿梭在不同的酒店演出。父亲生病后,他还顶替父亲在一些娱乐夜总会,用小号养家糊口,常常演奏到凌晨二三点钟。在圣塞西莉亚音乐学院师从著名音乐家彼得拉西,先后为广播电视公司、唱片公司编曲,后来开始作曲。最初只是在《奥赛罗》《罗马屠城记》等几部电影配乐中,吹奏小号,完全由自己配乐的第一部影片是《法西斯分子》。

莱昂内让莫里康内从此在电影配乐上,一发不可收拾。不可思议的是,相遇之时,他们发现原来是三十年未遇的小学同学。莫里康内在西部片《荒野大镖客》里,创造了一种新的旋律,即以口哨构成了主题曲:电吉他跳动、鞭子抽响、横笛悠扬、铁砧碰撞、哨声响起、铃声点缀……人们此前从未听过类似的音乐。在《黄昏双镖客》里,虽然保留了口哨和电吉他,但用喉音代替了歌词,还选择了流传于北非、西西里的口簧琴演奏。《黄金三镖客》莫里康内甚至想出了模仿土狼叫声的主题,既有戏剧性,又有趣味性。在《西部往事》中,人声、乐声、噪声混杂,口琴声比人物的对话更多。莫里康内说:“某种程度上说,噪声就是音乐。”

莫里康内原先是电影配乐,有点偷偷摸摸,甚至不敢写上自己的真名。老师彼得拉西宣称,作曲家和电影导演合作这种方式,是反艺术的。谈到这个话题,镜头里的莫里康内,眼神里有点落寞。但莫里康内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证明,艺术没有高贵低下之分。他一直奉行这条准则:“我写的音乐,既要有自主意识,表现我的想法,同时,还要跟导演的想法一致,丰富画面的内涵。”所以,莫里康内的电影音乐,无论是西部片、喜剧片、恐怖片,还是侦探片,都有自己的思考,而且风格各异,形态万千:会用童谣(《大鸟与小鸟》);让两个主题交织在一起(《一日晚宴》);融入巴赫的第二和弦,创造一段可以将一切融入进去的复调,每个乐器发出一种独立的声音,鼓点、低音提琴,所有的乐器依次进入(《神机妙算》);甚至运用交响曲配乐(《毒气间谍战》)。

在这部纪录片中,所有人对莫里康内不乏赞美之词:“完美隐藏的天赋,爆发在每一次作曲中。”“他是史无前例的。”“他是跨越性的先驱。”“被公认的世界级大师。”“他是美妙音符之王。”“他就是音乐本身。”而莫里康内在一次访谈中被问起“如果你被时间记住,希望别人如何介绍你”时,他的回答是:“一个作曲家。”



读碟



夜光杯

诗、画 齐铁偕

老奶奶出门了
那只线团
被扯出了一条线头
像一条长长的红蚯蚓
这就忙坏了两只小鸡
吞也不能

种滋味。南面一窗,拿先轿子上的玻璃,拆下来,移植到此,又简净又古秀,搁到今天,也是第一流的摩登。

然窗外为三角小院,围以黄土墙,终年无人履之,苔长寸厚。院中一桂,予祖儿时手植之。时则亭亭如盖荫覆满院,清幽之气扑人。七月以后,花缀满枝,重金匝翠,香袭全家。予横一案窗下,日读线装书若干册,几忘饮食,月圆之夕,清光从桂隙中射上纸窗,家人尽睡,予常灭灯独坐窗下至深夜。三十年来,不忘此境焉。

窗外小小一个院子,青苔寸厚,先祖童年手植的一株老桂,花缀满枝,重金匝翠,实在是美绝人寰。深夜灭了灯火,独坐窗下,是三十年难忘的清

幽静谧。桂的浓香馥郁,一经渲染,确实半生不忘。包子去欧洲读书多年,断断续续讲起想家一事,最想念的,是童年家中花园里的一株桂,欧洲是没有桂的,每次听他讲起,我都十分后悔,不该卖了那栋屋子。

抗战初年,予由京归里,知此院为他房所承继,以桂不生产,砍为薪,院则饲豚,并青苔不复得。是知风雅事,实不及于农村。古来田园诗人,每夸农村乐趣,固知谎也。

张先生的这一段,写得哀婉沉痛。风雅这个事情,实在是到了农村的,一切的田园诗人,拿农村乐趣吹得天花乱坠,可惜,都是谎言罢了。这就连陶渊明一起也骂进去了,痛快的。

我也曾在多功能厅宣讲。记忆所及,大约三次。一次是诗词论坛,我谈了当代的诗词创作并不缺“兴观怨”,只少了“群”,恰是因此导致创造审美与接受审美不对等、不适应,诗的四大作用无法平衡。进而建议当代诗人注重“扩群”,在内容转型、形式转化和网络传播

上用心的力。一次是海派讲堂,我讲了海派文化缘起条件、品类流变及精神内涵,并就当代如何继承弘扬其精髓、升级其能级阐述了观点。最近的一次是与昆曲家和钢琴家同台,一位唱昆曲,一位弹钢琴,一位作评论,我谈了中西古今文化其质相通、其艺可融的观点,应该在“万物互联”的当下,文学艺术应该尝试更多的嫁接和互融。这也是艺术“扩群”,海派“升级”的客观要求和实现途径。三次宣讲,多功能厅座无虚席,文气氛,皆大欢喜。我也深受鼓励、倍感荣幸。如今回想,这些言论纵然仍显

在多功能厅“读书”

胡宇锦

小金鱼缸、南瓜、石头、蒲草、水果盘、假古董(我玩不起真的),甚至一个大芜菁,去作陪衬,随了它的姿态和颜色,使它形式调和。

文人兴致昂玩花苜菊,一点点闲钱,一点点幽情,玩得闪闪发光,连萝卜芜菁,都可以直抒胸臆,这种优秀的士大夫精神,如今是罕见的了。

我常常招待朋友,在菊花丛中,喝一壶清茶谈天。有时,也来二两白干,闹个菊花锅子,这吃的花瓣,就是我自己培养的。若逢到下过一场浓霜,隔着玻璃窗,看那院子里满地铺了槐叶,太阳将枯树影子,映在窗纱上,心中干净而轻松,一杯在手,群芳四绕,这情调是太好了,你别以为我奢侈,一笔所耗于菊者,不超过二百元也。写到这里,望着山窗下水盂里一朵断茎“杨妃带醉”,我有点黯然。

张先生黯然,是坐在重庆的山居茅屋里,渴想北平了。观物驰怀,花事纷纷,往事种种,回不去的家园,放不下的秋菊。

讲过了菊,再讲讲秋天的另一株尤物:桂。

中国文艺谈桂者,曰小山丛桂,曰三秋桂子。苏州留园曾立一太湖石小山种数十老桂于其上,即以小山丛桂榜之。皓月横天,凉风扇露,曾于其间徘徊数夕,良不欲去。(《桂窗之忆》)

寥寥几笔,写苏州留园的小山丛桂,文字清秀空灵,直道明清小品。张恨水真是不得了的健笔能笔。

予潜山故居,传五代,子孙繁盛,传及予身,乃得其中之数椽。有一室,为祖姑绣室,予因营为小斋。斋老,黄土砖墙,白粉剥蚀成云片。无天花板,覆以篾席,席使净无尘,作古铜色。南向一窗,直棂无格。予以先祖轿上玻璃上下嵌之,不足则代以纸。凡此,均极简陋。

写早年潜山故居,祖姑的一小间绣房,张先生拿来重新整理装修,天花板上覆盖了篾席,洁净无尘,一派古铜颜色,简直是谷崎润一郎的阴翳礼赞那

展;宽端分前后两区,分别容纳近百人。1995年“上图”迁至此,自家公司组织参观,我也欣然前往。多功能厅的整体设计尤其是音响、灯光设备,在当时是最先进的,加上馆址交通便利,是艺文展示、学术讲座的理想场合。

我常去多功能厅赏艺听讲。听了先秦诸子的新解,中西哲学的比较;听了二十四史的名篇详释,诺贝尔奖的评委偏爱;听了百年中国新诗的杰作朗读,人工智能艺术的前景预测……每每收获良多、受益匪浅。其受益处不仅在内容本身,还有内容之外的联想。比如某次听罢,在排队等主讲人签名赠书时,忽生一念——既然宣讲内容出自其书,那么适才所听便是读书。换言之,岂不等于主讲向我打开了一本新书?进言之,无论有书还是无书,岂不等于“上图”向我打开了一本又一本的“新书”?总之,原来是我把读书一事看得过于狭窄了。

花,而秋季里玩菊花,却是我一年趣味的中心。除了自己培秧,自己接种。而到了菊花季,我还大批地收进现货。这也不单是我,大概在北平有一碗粗茶淡饭吃的人,都不免在菊花季买两盆“足朵儿的”小盆,在屋子里陈设着。

张恨水的花事

石磊

便是小住家儿的老妈妈,在大门口和街坊聊天,看到胡同里的卖花儿的担子了,也花这么十来枚大铜片子,买两从贱品,回去用瓦盆子栽在屋檐下。

这篇《黄花梦旧庐》,是重庆山居时期写的,一开篇就写昨夜做梦,梦到了在北平吃菊花锅子,许多食材之外,装两大盘菊花瓣子送到桌上来。这菊花一定要是白的,一定是蟹爪瓣的。然后就调转笔头,仔仔细细写在北平弄菊花的往事。

北平有一群人,专门养菊花,像集邮票似的,有国际性,除了国内南北养菊花互通声气而外,还可以和日本养菊家互换种子,以菊花照片作样品函商。我虽未达这一境界,已相去不远,所以我在北平,也不难得些名种。所以每到菊花季,我一定把书房几间房子,高低上下,用各种盆子,陈列百十盆上品。有的一朵,有的两朵,至多是三朵,我必须调整得它可以“上画”。在菊花旁边,我用其他的秋花、

早就知道钱谷融先生爱下象棋,因为看过一部短片,其中有他和学生殷国明教授下棋的镜头。

十多年前,好友罗银胜兄提议选编一本钱谷融先生的忆旧文字(那本书取名《闲斋忆旧》,于200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),我很赞成。于是便跟着银胜兄去师大二村拜访钱先生,正巧殷国明老师在陪钱先生对弈,殷老师是每周两次雷打不动地来陪老先生下棋的。殷老师看出我也是爱棋之人,一局下完就把陪下棋的接力棒交给我,我自是求之不得。换个新鲜对手,钱先生也觉得开心。下了几局我已经记不清了,但此后只要去拜访,与钱先生玩两盘就成了“规定动作”。只是那时我对下棋已经不是很有兴趣,下完棋也不再一本正经地复盘记录了,没有留下钱先生的对局谱。这实在是我这个象棋史编者的重大失误!

从后来孔夫子旧书网上钱先生散书的品种中,我见过他曾经收藏有上世纪七十年代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象棋谱》,但他的开局着法基本都是散手棋,没有什么正规盘面,估计这几本棋谱钱先生并没有当真去习练。

我们下的是纯属快乐的“卫生棋”,九十岁的钱先生反应并不比我慢到哪儿去,基本上是我落子,他随即应招,毫不拖泥带水。这是很让我佩服的。

可惜,五年前的9月28日,老先生在九十九岁生日那天,永远地休息了。再也没有机会陪棋了,我似乎也该挂盘封棋了!

但有道是“东边日出西边雨”。我与“上图”依然有缘,只不过不在阅览室、不在借书处,而是在“西边”——最西侧四楼的多功能厅。

厅呈圆弧形,像一把打开的折扇,窄端用于表演或宣讲,可酌情适当伸

陪钱谷融先生下象棋

杨柏伟

